

外语愉悦与商务英语阅读水平相关性研究

李晓轩, 林琼*, 潘鑫钰

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国际传播学院, 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6日

摘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N = 202)与访谈相结合的复合方法, 探讨中等水平商务英语学习者阅读能力与外语愉悦的相关性。量化结果中, 阅读外语愉悦与词汇能力呈高度正相关($r = 0.615$), 与批判评价能力呈中高度相关($r = 0.541$)。访谈结果发现: 生词多与句子复杂是主要障碍; 愉悦情绪促进深度加工(如分析长句、思考逻辑), 枯燥情绪则导致浅层应对。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使用横向对比自评数据, 结果主要解释相关关系与可能预测方向, 不能据此推断因果关系。基于上述发现, 研究者提出三条提升路径: (1) 用趣味材料激发学习愉悦感并提升词汇能力; (2) 发布阶梯式任务以强化批判评价能力; (3) 开展互动型教学活动, 转化消极学习情绪。

关键词

商务英语阅读, 外语愉悦, 阅读能力, 混合研究

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Proficiency

Xiaoxuan Li, Qiong Lin*, Xinyu P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August 11,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6,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d a mixed-method approach combining a questionnaire (N = 202) and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ading proficiency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mong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learners.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eign language

*通讯作者。

reading enjoyment was high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vocabulary knowledge ($r = 0.615$) and moderately to high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itical evaluation ability ($r = 0.541$). The interview findings revealed that unfamiliar vocabulary and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s were the main obstacles; enjoyment facilitated deep processing (e.g., analyzing long sentences and reflecting on logic), whereas boredom led to superficial coping strategies. However, it needs to be stated that as the study relied on horizontal analysis of self-report data, the results mainly account for correlations and possible predictive directions rather than causal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ree pathways for improvement were proposed: (1) using engaging materials to stimulate learning enjoyment and enhance vocabulary knowledge; (2) designing scaffolded tasks to strengthen critical evaluation ability; and (3) organiz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to transform negative learning emotions.

Keywords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Reading Proficiency, Mixed-Methods Researc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外语愉悦(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是指个体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正面的情绪。作为一种积极的学业情绪,外语愉悦能激发学生内部动机,增强其对阅读材料的兴趣和理解能力,并有助于学生发展自我。

对于商务英语学习者而言,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在国际商务场景中,能熟练用语言与国外合作伙伴顺畅沟通。而商务文本阅读能力,也是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很关键的一点。传统教学忽视情感体验可能压抑自我表达,不利于语言能力提升。因此,本研究聚焦中等水平商务英语学习者的阅读能力,探讨外语愉悦和商务阅读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为教学实践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2. 研究背景

2.1. 外语愉悦研究现状概述

随着时间推移,学业情绪越来越成为教育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而学界对愉悦、无聊、焦虑等情绪的研究也呈现多样化、深层次的特点。其中,作为一种积极的学业情绪,外语愉悦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国内外有关外语愉悦的研究涵盖心理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涉及动机、习得、学习成效等多个维度。

2.1.1. 多维概念与测量工具

外语愉悦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包含多个维度(个人动机、教学课堂环境、教师及同伴互动等)。Li 等人(2018)检验了中文版《外语愉悦感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性[1]。该研究确认并验证了由三个因子(即教师、个人和社交)构成的新模型。此后, Botes 等人(2021)又开发并验证了《外语愉悦感量表(简版)》,在简化量表题项的同时,再次验证了外语愉悦感这一高阶因子是由教师欣赏、个人愉悦和社交愉悦三因子构成[2]。Wang 等人(2021)针对中国网络环境,将其细化为教师支持、个人体验、互动参与和能力自信

四个维度[3]。这些研究表明,对于外语愉悦的研究及测量工具日益成熟,但不同研究对其维度划分仍存在一定差异,意味着其概念边界和情景适应性仍需进一步的讨论。

2.1.2. 外语愉悦与其他学业情绪的关系

Dewaele 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外语愉悦和其他学业情绪(比如外语倦怠)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4]。Shirvan 等人(2021)的纵向研究表明,外语愉悦与外语焦虑的关系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弱负相关演变成强负相关;且学习者可能同时经历高愉悦与高焦虑并存的复杂情绪状态[5]。由此可见,外语愉悦并非只是焦虑、无聊等情绪的简单对立面,相反地,两种情绪可能共存并产生复杂交互。

2.1.3. 外语愉悦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

大量研究证实,外语愉悦对个人语言成就具有稳定的积极作用。Dewaele 等人(2025)发现口语能力的提升与外语愉悦感呈正相关[6]; Alqarni (2024)用结构方程模型也得出,外语愉悦能正向预测更高的英语水平[7]; 曹凌静和李绍曦(2024)在泰语专业学生学习成绩的实证研究中也证实了外语愉悦对学习成绩的正向预测作用[8]。

此外,外语愉悦还可作为中介因素,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王毓琦(2023)的中介模型证实二语坚毅通过外语愉悦的中介作用促进交际意愿[9]; 董连棋和刘梅华(2022)则证实,外语愉悦通过增强外语使用和动机期望,间接影响学习成绩[10]。

值得注意的是, Dewaele 和 Saito (2024)指出外语愉悦和动机虽然经常有关联,但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互不影响[11]。Saito 等(2025)的纵向研究表明,更强的动机和更积极的情绪会促进课堂练习的投入,进而显著提升二语口语水平[12]。这些研究表明,外语愉悦可能通过动机、投入和认知加工等方面影响语言学习,但其具体机制仍因语言技能、学习情境和学习者水平而异。

2.1.4. 研究述评与理论缺口

已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

- (1) 主题多集中于总体外语成绩、口语能力或交际意愿,对于阅读能力,尤其商务英语阅读关注不足。
- (2) 方法多采用横向问卷和自评数据,难以区分相关和因果。

(3) 国内研究仍需从表层趣味化描述转向专业化二语习得评述。并明确指出理论缺口。同时,阅读情境中的外语愉悦与商务英语阅读能力哪些维度相关更强,以及可能通过何种阅读行为影响基础语言能力与高阶思维能力,仍然需要重点关注。

2.2.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矛盾与不足

文献检索显示,20 世纪初以来我国外语愉悦相关研究论文发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研究视角由表层趣味化二语学习环境,转向专业化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评述(陈思贤, 2023) [13]。跟国内的情况比较起来,国外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外语愉悦知识基础和测量体系。虽然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在个体因素、环境因素这些相关的方面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关于外语愉悦的研究仍然还有不少可以去挖掘的地方。

针对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这项研究打算从细化研究变量方面入手,选用了专门用途英语里边的商务英语这一类型,来对愉悦情绪进行研究。尤其在于商务英语阅读兼具专门用途英语特征和高阶认知要求,现有研究对其情感机制的解释仍显不足。不再去使用那种比较笼统的外语成绩来做指标,而是具体去看商务英语阅读这一项语言技能里的愉悦体验到底是怎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聚焦方式,这项研究就能够为以后在纵向追踪、跨学科理论以及技术赋能等这些方面的深入探索,去提供一个参考和一个方向。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结合国内外在外语愉悦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动态之后, 这项研究就会从阅读能力的特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影响的途径以及提升的路径这四个层面进行深入的讨论。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 (1) 中等水平商务英语学习者的阅读能力, 在各个不同的维度上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总体特征以及内部差异?
- (2) 外语愉悦和这一类学习者的阅读水平之间, 是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如果存在, 它是正相关、负相关, 还是无显著相关?
- (3) 假设二者显著相关, 外语愉悦可能通过哪些途径去影响阅读水平?
- (4) 基于上面所得的一些发现, 应该如何利用外语愉悦设计出一些有针对性的阅读能力提升方法?

3.2. 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

这项研究用到便利抽样方法, 也就是说在浙江高校英语专业(商务英语方向)的大学生中做调查, 经过人工筛选之后拿到有效被试者一共 202 个人。这 202 个人里, 女生有 149 人(占 73.8%), 男生有 53 人(占 26.2%)。研究把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在 425 分到 580 分之间的那些学习者, 定义为中等水平的商务英语学习者。被试们的四六级成绩或者英语专业四级成绩, 主要用来筛选符合条件的被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与半结构化访谈法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研究工具主要是一份自编问卷。数据分析借助了 SPSS 27.0 软件。这份问卷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高校商务英语学习与愉悦度量表》, 该量表参照中文版《外语愉悦量表》改编而成, 具体做法是把原量表中的“英语”替换为“商务英语”, 然后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 测量学习者在商务英语学习中的总体愉悦感以及阅读过程中体会到的愉悦感。第二部分是《中国高校商务英语阅读能力自评问卷》, 该问卷以周佳丽(2022)《商务英语阅读能力学生问卷调查表》为参考设计, 同样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 从语言知识能力、语法能力、语篇能力、阅读认知能力以及批判与评价能力这五个维度上, 评估被试的商务英语阅读能力自评水平[14]。两份问卷的第一部分都是个人信息部分, 用来收集被试的性别、大学英语四级成绩等信息。

运用 SPSS 27.0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录入、整理与分析, 主要开展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等。

4. 研究结果

4.1. 商务英语学习者阅读能力与愉悦水平总体情况

这项研究一共回收到了有效的问卷 202 份, 并且使用克隆巴赫 α 系数去检验了量表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得到结果显示如表 1 所示, 所有维度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都在 0.812 到 0.930 之间, 全部比 0.80 要高一些, 这就说明了各个量表的信度均较高。在这当中, “批判与评价能力”维度的信度最低($\alpha = 0.812$), 但是它仍然处于良好的范围之内; 而“总体外语愉悦”和“阅读外语愉悦”这两个维度的信度分别达到了 0.929 和 0.930, 这就说明它们内部保持高度一致。学习者们的愉悦情绪整体是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这个结果跟已有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王国萍, 2023) [15]。从整体上来看, 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较为良好, 适合用于后续分析。

为了了解受试者的商务英语阅读能力还有愉悦水平的整体情况, 这项研究首先去做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量化方面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各个能力维度的平均值都处在 3.29 到 3.67, 全部都比理论上的中值 3 要高一些, 说明受试者在各项指标上面的自评水平总体上是偏向于中上水平的。在这些维度当中, “词

汇能力”的平均值最高(M = 3.67, SD = 0.75), 而“批判与评价能力”的平均值则最低(M = 3.29, SD = 1.00)。这一结果说明受试者在词汇这一类的基础语言能力上面自评较高, 但是在批判与评价这一类别的高阶认知能力上面自评就会相对低一些。

Table 1. Cronbach’s α of the scales for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reading proficiency dimensions
表 1. 外语愉悦与阅读能力各维度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

维度	克隆巴赫 α
词汇能力	0.820
语法能力	0.843
语篇能力	0.850
识别与提取能力	0.861
概括与分析能力	0.886
批判与评价能力	0.812
总体外语愉悦	0.929
阅读外语愉悦	0.930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business English enjoyment and six reading proficiency dimensions
表 2. 商务英语愉悦情绪与六大阅读能力维度的描述统计分析

维度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偏度	峰度
词汇能力	202	1.00	5.00	3.67	0.75	0.555	-1.172	1.041
语法能力	202	1.00	5.00	3.46	0.94	0.886	-0.789	-0.481
语篇能力	202	1.50	5.00	3.54	0.85	0.728	-0.914	-0.292
识别与提取	202	1.17	5.00	3.47	0.91	0.832	-0.844	-0.478
概括与分析	202	1.00	4.57	3.44	0.92	0.844	-0.867	-0.494
批判与评价	202	1.00	4.75	3.29	1.00	1.008	-0.650	-0.955
总体外语愉悦	202	1.00	4.64	3.40	0.91	0.827	-0.863	-0.701
阅读外语愉悦	202	1.00	5.00	3.49	0.91	0.836	-1.002	-0.305

注：有效个案数(成列) N = 202。

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去理解受试者在阅读方面的体验, 这项研究还针对五位商务英语学习者开展了半结构化的访谈。访谈所显示出来的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阅读情绪差别是比较大的, 具体来说, 有两位同学在阅读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愉悦和投入, 而另外三位同学则觉得有挑战性, 或者说是很枯燥。当这些受访者被问到总体上学习商务英语的一些感受时, 大家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会说“收获大”、“有趣”、“学无止境”, 也有的人会说“挑战大”、“不断适应”, 这些回答说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几位同学当中, 潘同学在谈到最近的一次阅读经历时就说到: “觉得很有意思, 接触到了新知识”。钱同学则说: “我感觉我一直在思考企业做决定的动机和这些决定产生的影响, 一些别出心裁的决策常常让我感到敬佩”。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其余两位同学均表示阅读过程“枯燥”, 徐同学则形容为“有挑战性的”。

在愉悦的三大潜在来源方面,访谈结果与量化研究中的外语愉悦三维度(个人、教师、课堂氛围)相呼应。钱同学明确提到:“一部分是内容本身有趣,值得推敲,另一部分是老师的讲解有趣,总是会延展到相关的课外内容”。这表明教师相关型愉悦和课堂氛围相关型愉悦在实际学习体验中具有重要作用。潘同学则更强调个人能力带来的愉悦:“文章内容本身有趣,自己也能读懂”。

4.2. 阅读能力各维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 3 所示,经 Pearson 相关分析($N = 202$, 双侧检验),词汇能力、语法能力、语篇能力与识别提取、概括分析、批判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以及总体外语愉悦、阅读外语愉悦各维度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未出现负相关或相关不显著情况。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usiness English enjoyment and six reading proficiency dimensions
表 3. 商务英语愉悦情绪与六大阅读能力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词汇能力	语法能力	语篇能力	识别与提取能力	概括与分析能力	批判与评价能力	总体外语愉悦	阅读外语愉悦
词汇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1	0.220**	0.357**	0.275**	0.275**	0.378**	0.379**	0.615**
	显著性(双尾)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个案数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语法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220**	1	0.392**	0.296**	0.342**	0.372**	0.299**	0.368**
	显著性(双尾)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个案数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语篇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357**	0.392**	1	0.229**	0.208**	0.328**	0.403**	0.539**
	显著性(双尾)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个案数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识别与提取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275**	0.296**	0.229**	1	0.342**	0.389**	0.337**	0.424**
	显著性(双尾)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个案数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概括与分析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275**	0.342**	0.208**	0.342**	1	0.392**	0.302**	0.423**
	显著性(双尾)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个案数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批判与评价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378**	0.372**	0.328**	0.389**	0.392**	1	0.493**	0.541**
	显著性(双尾)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个案数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总体外语愉悦	皮尔逊相关性	0.379**	0.299**	0.403**	0.337**	0.302**	0.493**	1	0.426**

续表

	显著性(双尾)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个案数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阅读外语 愉悦	皮尔逊 相关性	0.615**	0.368**	0.539**	0.424**	0.423**	0.541**	0.426**	1
	显著性(双尾)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个案数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注: **在 0.01 级别(双尾), 相关性显著。

4.2.1. 语篇能力是基础能力的核心

如表 3 所示, 语篇能力与词汇能力($r=0.357$)、语法能力($r=0.392$)的相关程度, 均高于词汇能力与语法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r=0.220$)。这一结果说明, 语篇能力方面的发展对于词汇和语法这两者的整合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也就是说语篇能力其实是基础语言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至于词汇跟语法之间的相关性, 这个数值是相对最低的($r=0.220$), 属于一种低度的正相关关系, 反映出词汇的积累和语法的掌握虽然说是有联系的, 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这两者其实是语言能力当中相对独立的基础模块。

访谈所得到的资料也为这一量化方面的发现提供了一些质性的佐证。有一部分受访者把“生词太多”还有“句子太复杂”这两个问题列为了主要的阅读障碍。徐同学在描述工作邮件的阅读过程时就表示过“生词太多”, 雷同学也有明确地指出过“生词多, 句子复杂”。朱同学同样是提到了“生词太多、句子太复杂”这样的情况。这些回答就说明了, 词汇和语法确实就是学习者所面临的两大独立的困难来源, 而且这两个困难往往同时出现, 它们会一起影响到阅读方面的体验。

4.2.2. 批判与评价能力对基础能力的要求最高

表 2 数据显示, 批判评价能力与词汇($r=0.378$)、语法($r=0.372$)、语篇($r=0.328$)的相关系数, 均高于识别提取、概括分析与基础能力的对应相关值。

其中, 批判评价能力在各维度中平均值最低($M=3.29$, $SD=1.00$), 该结果与访谈发现高度一致。在访谈中, 当被问及阅读时的具体行为时, 仅有处于愉悦情绪中的钱同学和潘同学提到了“思考文章背后的商业逻辑”或“分析长句子”, 而处于枯燥或焦虑情绪中的受访者则主要关注于克服词汇和句法障碍, 较少涉及高阶思维活动。这表明, 基础语言能力的不足可能限制了学习者进行批判性评价的能力。

4.2.3. 语篇能力是连接基础与高阶思维的桥梁

表 2 显示, 语篇能力与识别提取($r=0.229$)、概括分析($r=0.208$)的相关系数, 在基础能力与高阶思维维度中为最低, 但仍呈显著相关。这说明语篇理解是高阶思维运作的前提。钱同学的访谈回答印证了这一发现: “看得懂或者略有些挑战的内容会让我更有兴趣, 如果大部分内容看不懂我就会觉得焦虑和无趣”。这表明, 只有当语篇理解达到一定水平后, 学习者才有可能进入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

4.3. 阅读外语愉悦与阅读能力的相关关系及预测作用

表 2 显示, 阅读外语愉悦维度与其他所有维度的相关系数均为全表最高。其中, 阅读外语愉悦与词汇能力的相关性达到 0.615 (高度正相关), 与批判与评价能力($r=0.541$)呈中高度相关。这一结果证实, 阅读中产生的外语愉悦对各维度的阅读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但本研究不能据此确认因果关系。

访谈资料进一步揭示了愉悦情绪促进阅读行为的具体机制。当被问及愉悦感是否对阅读行为产生影响时, 徐同学表示: “文章内容本身有趣, 确实更有耐心分析长句子”。潘同学也有提到过: “因为是

有要求把这段材料分析成中文，所以我会更有耐心去分析长句子”。钱同学则是更加全面地指出了，愉悦感会让他“更愿意去查单词、更有耐心去分析长句子，或者说更想去思考文章背后的商业逻辑”。

把这种情况跟前面那种情况比较起来时，当受访者处于枯燥或者焦虑的情绪状态里时，他们的应对方式就会明显不一样了。朱同学就有说到：“通常会用有道词典或者 AI 来帮我翻译，这样能更好地去理解原文”。雷同学则是很简单地回答了“查字典”这三个字。徐同学选择的是“找同学帮忙”这种方式。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应对方式虽然能够帮助到他们完成任务，但是受访者都没有提到过会主动地进行深度的加工或者逻辑方面的思考。

把量化的结果和质性的结果综合到一起来看，总体上的外语愉悦以及阅读方面的外语愉悦，这两者都是跟各项语言能力、高阶思维能力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综合结果表明，总体外语愉悦以及阅读外语愉悦均与各项语言能力、高阶思维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这表示，外语愉悦感，尤其是阅读过程中的外语愉悦感，可能与阅读能力及整体语言水平发展存在正向关联，是促进语言能力提升、推动高阶思维发展的重要情感因素。但鉴于研究设计的横向性质，本研究仅将其解释为相关关系与可能预测方向。

5. 外语愉悦对中等水平商务英语学习者的阅读差异分析

这项研究所做的调查发现，中等水平的商务英语学习者在阅读能力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能观察到的那些个体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关键方面上：

(1) 学习者的水平差异。不同的学习者在各个维度上，比如词汇量、语法、句子结构、感知与推断、总结与分析还有批判性评估等等的发展进程其实是不太均衡的(例如，样本自评的词汇平均得分是 $M = 3.67$ ，而批判性评估的平均得分则是 $M = 3.29$)。

(2) 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差异。学习者在阅读过程当中情感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一部分同学在阅读当中会体验到枯燥乏味的情绪，而另外一部分同学则会有愉悦的阅读体验。

(3) 学习者阅读行为方面的变化。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拥有不同情绪体验的学习者会去采取不一样的应对策略。那些觉得阅读比较有趣的学习者倾向于去进行深度的思考，而那些感到无聊的学习者则会比较倾向于去采取表面层次的应对方式。

6. 提升路径

针对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发现，这项研究提出了三条提升方面的路径。

第一，用有趣味的材料去激发出学习方面的愉悦感，同时也要去提升词汇方面的能力。具体做法就是优先去选用那些包含有高频商务词汇的真实语料，然后设计一些词汇游戏化的活动，引导学生在语境当中去猜测词义，把被动的查词行为转变为主动的探究行为。

第二，发布阶梯式的任务来强化批判评价方面的能力。可以按照“信息提取 - 内容概括 - 逻辑分析 - 批判评价”这四个步骤去一层一层地往前进，设计出一些引导性的问题，并且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分享他们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这样就能强化愉悦感跟高阶思维之间的联结。

第三，开展互动型的教学活动，把消极的学习情绪转化掉。可以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模拟决策这些互动环节，再配上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活化的案例，采用“分段阅读加上即时讨论”这种方式，去降低认知方面的负担，避免出现枯燥和焦虑的情绪，把浅层的应对方式转化为深度的加工方式。

7. 研究局限与反思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

第一，样本代表性存在局限。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202 人，所有研究对象都是浙江高校的中等水平商务英语学习者，样本之间高度相似、同质化比较明显。而且所有量表问题都属于自我评价类型，这就导

致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受到影响,不能直接套用在其他语言背景或者不同教育阶段的人群身上。

第二,相关性与因果性需要区分。本研究只揭示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法推断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阅读能力和词汇能力的相关性很高,这背后可能有多种原因:可能是词汇量增加促进了阅读理解,也可能是大量阅读帮助掌握了更多词汇,还有可能是学习动机等其他第三变量在共同起作用。如果过度把这种相关关系解读成因果关系,很可能让结论出现偏差。因此,本研究将“预测作用”理解为统计上的相关与可能方向,而非因果结论。

第三,研究设计不够全面。本研究只考察了特定时间点上各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没能反映出各个维度在不同时间里的动态变化关系。后续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追踪的设计,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些变量之间的关联。

第四,访谈样本数量不足。受时间限制,本研究的结构化访谈只选取了5名受访者,样本量偏少,由此得出的结论主观性较强,其普适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 [1] Li, C.C., Jiang, G.Y. and Dewaele, J.M. (2018) Understandi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System*, **76**, 183-196.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18.06.004>
- [2] Botes, E., Dewaele, J. and Greiff, S. (2021)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hort Form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05**, 858-876. <https://doi.org/10.1111/modl.12741>
- [3] Wang, X., Wang, Y., Yang, Y. and Wang, L. (2021) Investigati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Enjoyment in a Web-Based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Validation of the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128**, 2820-2848. <https://doi.org/10.1177/00315125211041714>
- [4] Dewaele, J.M., Botes, E. and Greiff, S. (2023) Sources and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xiety, and Boredom: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45**, 461-479. <https://doi.org/10.1017/s0272263122000328>
- [5] Shirvan, M.E. and Taherian, T. (2021)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in the Course of General English: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4**, 31-49.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18.1441804>
- [6] Dewaele, J.M., Guedat-Bittighoffer, D. and Dat, M. (2025)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Overcomes Anxiety and Boredom to Boost Oral Proficiency in the First Year of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5**, 152-167. <https://doi.org/10.1111/ijal.12607>
- [7] Alqarni, N.A. (2024) Predictors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Emotion Regulation,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or Academic Stress? *System*, **126**, Article 103462.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24.103462>
- [8] 曹凌静, 李绍曦. 外语焦虑、愉悦与无聊情绪对泰语专业学生成绩的影响实证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9): 133-136.
- [9] 王毓琦. 二语坚毅与交际意愿的关系探究——外语愉悦与焦虑的中介效应[J]. 现代外语, 2023, 46(1): 42-55.
- [10] 董连棋, 刘梅华. 外语愉悦对外语成绩的效应路径探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现代外语, 2022, 45(2): 195-206.
- [11] Dewaele, J. and Saito, K. (2024) Are Enjoyment, Anxiety and Attitudes/Motivation Different in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Compared to LOTE Clas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4**, 171-191. <https://doi.org/10.14746/ssllt.42376>
- [12] Saito, K., Dewaele, J., In'nami, Y. and Abe, M. (2025) Disentangling the Causal Role of Motivation, Enjoyment, and Anxiety in Second Language Speech Learning: A Final Repor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47**, 461-487. <https://doi.org/10.1017/s0272263125000038>
- [13] 陈思贤. 我国外语愉悦情绪研究文献分析与未来展望[J]. 教育观察, 2023, 12(20): 10-13.
- [14] 周佳丽. 教育目标分类学视角下的商务英语阅读能力量表构建[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2.
- [15] 王国萍. 控制-价值理论下外语成绩对外语愉悦的预测作用[J]. 第二语言学习研究, 2023(2): 29-39, 132.